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九回 冒赤眉余鴻授首 倚師長余兆逃生

詩曰：訂交勿頸信平生，妖道凄然感舊盟，  
不避虎狼枕屍哭，羨乎同學見深情。

當時余鴻欲不出見師尊，又憂獲罪益深，無所措辭，更難免赦，反不如出去見師，辯明進退兩難之意，或得老祖念著師徒之情，宥赦逆命之罪，也未可知。當日余鴻於眾唐人尚搪塞數語，仍不敢張揚，實認真以至出醜，祇得跟隨了那位夏蓮化身的假道僮出城來見師尊。此時春桃假師，裝成怒容惱目，切責一番，余鴻垂頭喪氣，不敢仰視。徐徐方敢低聲言曰：“愚徒今之下山，原奉師尊所命，非徒貪戀著俗凡富貴也。”赤眉祖曰：“為師祇命汝將赤帝困苦他一番，未嘗令汝妄開殺戒，傷陷多兵，屢施毒謀，有壞修仙入道之心，還不記下山為師吩咐之言。倘果有未妥，亦當早回仙島稟知，不得妄作逆行，以至失卻許多法物，罪大非輕，斷難寬赦。”余鴻猶強辯駁。赤眉怒曰：“不守清規，玷辱吾仙范，非吾徒也。”即喝令三個仙僮，取出捆仙索綁紮起。余鴻見所言皆確，不敢多抗，惟有懇求寬赦，師尊念著師徒面情，大開羅網。原來余鴻師法寶皆被馮茂盜去，又毀壞了。金錠盡對四婢說知，故教春桃一並說的確話，切責之。

當時春桃見鴻皆中計，不能辨他是假師，暗喜。見縛綁下恐憂彼遁脫去，又將小姐付下鎮壓一符，結於他髮巾上。此符若貼結在人身頭上，任爾五遁俱全，斷不能再遁，善變化亦不能變化。原算聖母之鎮壓符，為仙第一有用之靈妙也。故金錠早付之四婢，知余鴻有百般變化，善於五遁，是先定此妙算。當下余鴻被綁，忙中一想，方念著自己雖然有罪過，師父未必下此毒手。何故又將靈符來鎮拘我，毫不留情求赦，亦見奇的。但他以我為仇，要將吾性命收除，便不以我為師徒之誼，我又何以師長視之？今正死生交界，不遁走更待何時？默念真言，將身一縱，見繩索全牢不脫解，方悟鎮壓符利害，當時又驚又惱。

有春桃祇憂久留唐城，有救兵迫來反要費力，登時喝令假仙僮，速速拘押去，三婢會意，協同女兵急推押向壽州城而去。有余鴻見仙僮與師父不是將已帶回金鰲仙島，反向壽州跑趕路途而行，實是忿怒。想來難獨是這老烏龜還將我為進見之禮，解我往宋營表功獻俘不成？當此不能遁去，不能變化，怒上心來，不禁大呼：“徒弟既有大罪，帶回金鰲洞中，千刀萬段，可以身往，若念函杖親情，半生納履，止圖一隻俗富，以博人主其心，將我解往仇家，死不瞑目。”祇有假師僮絕不回答，祇顧將他一程押推。余鴻大惱：“赤眉何得一時反目，竟至於此，今生縱不能復此仇，來世定必冤冤相報。”語未完，行程急趕，已到壽州，一入關時，假赤眉假仙僮少不免復還本來面目，將余鴻獻上請繳令。當時余鴻看出此情形，方知中計，但無可如何，欲逃遁不得。大罵：“一班淫婢，下此毒手，敢冒瀆吾師尊。山人雖一死，吾師若聞知，不憂爾宋君臣有安席之日。”

當時劉金錠心裏須知，殺卻了余鴻，定然惹出他師尊之禍。但一赦脫，凡心不改，仍要逆行傷生，是縱殺兩難之慮。但想馮茂擒一次，縱一次，今捉回即再欲放脫，此回亦恐眾將兵不允，心不服也。不免暫且先除卻目前之禍根，以待將來理論。湊著太祖已知復拿回余鴻，又想，南唐逞志爭雄者，皆藉此妖道之力，若將他除滅了，實乃剪卻李煜羽翼，然後江南次第平覆。當日劉金錠奉著君命，不得不遵，即刻遂將余鴻押至金殿，聖主發落行刑。原者，宋之君臣，那裏曉得後有赤眉不忿執責之患？皆謂除卻余鴻，去卻南唐腹心之患。最切恨是當初被落魄羅漢拿收禁的十三將。今又復擒回，怒上倍加，正記起昨擒復縱之惱，眾將怒目睜睜。余鴻一押至帥堂，尚口出不遜之言，上座武將倍怒，高元帥怒甚，一拍喝：“刀斧手，推出轅門外斬首！”不想去一刻，人報，言數次斬殺余鴻不得。刀砍殺去，反將刀口打崩；火光迸出，劊子手反跌仆下，今一連十餘人斬殺不得。特來稟知，如何誅戮？太祖高王眾將駭異，不知妖道用著甚麼法術，不能行刑？如之奈何？有劉金錠曰：“此妖道有異術，寄鋼金於頭顱項中，是至刀斧不能傷。且待臣甥媳請寶貝剪除之。”當下金錠出至法場，將懷中小葫蘆揭去蓋，口念咒言，祇見白光兩道沖出，如雙剪一般飛至余鴻跟前，祇見頭顱落地，鮮血淋漓，可憐一隻北山鴻雁，修煉將近千年，又得金鰲島赤眉祖許多化雨栽培，將證大羅仙班之列，不料此日奉師命下山，不依訓旨，強為強作，逆天佐偽滅真，傷害百萬生靈，未嘗無罪，後仍戀著凡俗榮華，忿心不滅，不肯回山收心，以至墮落淫魔塵障，倉卒罹凶，亦覺可憫。

有余兆，此日祇道真師尊親來拿他回山，已是憂心惶恐畏懼，又不知師父怪責吾離山助他否？故一時不敢出城見師，想著師兄的勸諫。今見等候了半天之久，仍不見余鴻回轉，心中大加疑惑不安。復將隱身草藏在懷中，將身遁至壽州城裏，打聽消息。從帥堂地道出現，他有隱身草，眾將兵自然隱形不見，便得一路遍尋內外，一來至法場中，祇見已將余鴻的首級高懸號令，余兆想來可惜數百年道行，流下淚來，正是：

鐵硯共磨趨步日，白衣猶缺送行時。

當時余兆一見，同道余鴻身首異處，乃頭高張，殘屍橫野，一時友愛之情，難免不覺紛紛下淚。即於月光之下，枕屍放聲痛哭。不料身中隱身草卻被鴻屍穢血所觸，已成無用之物，已不靈驗了，自現出原體。余兆亦不及知之，早被宋之巡邏兵，一聞法場有哭泣之聲，看近月光下，乃見一道家裝扮。分頭暗報，四面埋伏，一刻三四千兵擁攔困住，拿下不放，恐他遁去，推押入帥堂。

太祖一見，拍案怒曰：“汝兩妖道，逆天唆喚李煜不服，至兩敵交鋒，傷殘軍兵性命不下百萬之眾。昨天黨羽被誅，乃唇亡齒寒了，尚不傲懼避跡潛蹤，今黑夜中還敢來探哭。他是死有餘辜的，汝今來服泣，定必心還不下。若不盡誅妖道，何日得南唐平服？”有余兆想來，余師兄已見誅死，恐蹈著他轍，即假言曰：“汝君臣人大膽子，山人的師尊赤眉到了，要拘余鴻回山，今被爾們殺害，特命來探消息，敢將吾無罪陷害耶？倘吾師一怒，汝君臣人人化作飛灰，那時悔之莫及。”

劉金錠在旁聽得此言，心中一驚，未知真假，赤眉到否？久聞他神通廣大道祖，況冒認他師尊殺卻其門徒，不過出於不得已，想來倒有不合於理。今若並將余兆又殺害，宜不復與赤眉倍種荆棘深也！倘觸他一怒，吾等皆非其敵手。遂懇奏太祖：“暫赦免之，他比余鴻罪未至於死，且念彼赤眉師面情，且又未知真否到來，赦之以改前非，勸諫唐主早日歸降，即速隨師回山，不許復唆唐。下次擒拿，斷不姑饒。”余兆喜他中計得脫，抱羞借土遁急逃回。當日太祖屢聞金錠、馮茂數言赤眉，神通法力無邊，亦有畏惹他之心，祇得依從。放脫余兆去後，再命苗軍師一卜，方知余兆假託赤眉下山，皆唬詞，追趕不及。

再言余兆終念余鴻慘死，平日彼此戴笠情深，褫袍義切，有若聯交刎頸，今一旦牙榻生塵，午夜鳴雞倍感。方思復仇，轉慮及孤身無助，難以獨力成功。一夜思之，想起有幫助數人，未知那幾人可助力？下回分解。